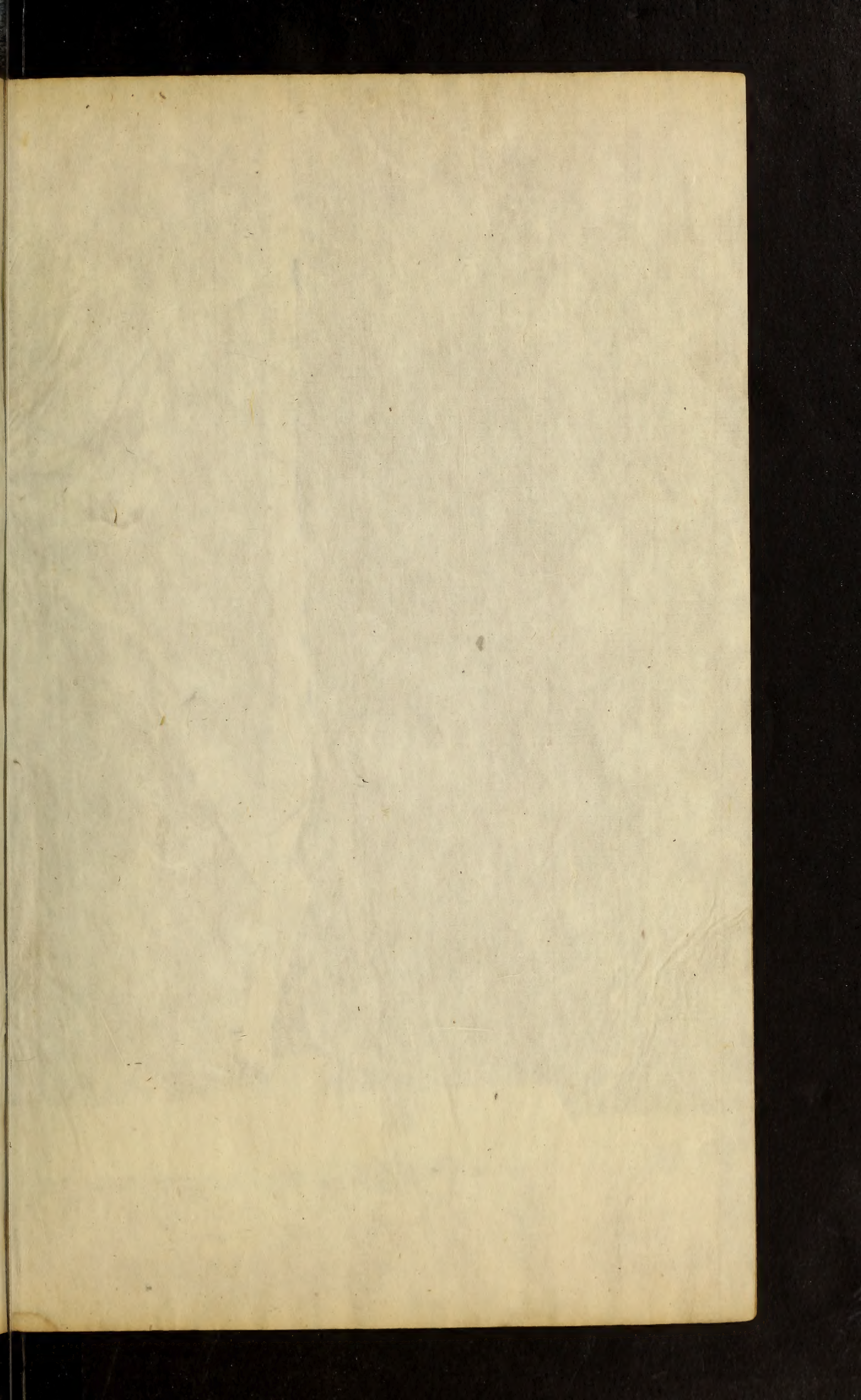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九

武功七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月乙巳諸王大臣等以蕩平噶爾丹奏請立碑太學以垂萬世

御製碑文曰惟天盡所覆海内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踐祚迄今蚤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

熙皥以克副維皇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
無事得以偃兵息民迺厄魯特噶爾丹阻險
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輙狡焉肆其
兇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寧夫蕩寇
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內邊寇不除則吾民
不安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
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
漠欲使悔而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
悛我師三出絕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

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
狂授首脅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
萬里灌燧銷烽中外乂謐惟朕不得已用兵
以安民旣告厥成事乃蠲釋眚災潔事禋望
爲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
示來兹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
下顧兹武畧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昭
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考之禮王制有曰
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

于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凱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爲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猶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爲相符合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爲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

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
銘曰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
基煌煌聖言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朕臨域中逾茲三紀嘗見羮牆寤寐永矢下
念民瘼上承帝謂四海無外盡隸侯尉維彼
兇醜瀆亂典常旣梗聲敎遂窺我疆譬之於
農患在螟螣秉畀不施將害稼穡度彼遊魂
險遠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龜
筮其依屬車萬乘建以龍旗祝融駿鸞風伯

戒途宜暘而暘利我樵蘇大野水涸川瀆効
靈泉忽自湧其甘如醴設爲犄角一出其西
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絕域無人獸羣受掩五
日窮追彼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孥剪其
黨孽俘彼卒徒衆烏晝號單馬宵遁恐久駐
師重爲民困愼固戍守還轅於京自夏徂冬
雨雪其零載馳載驅我行至再蠢茲窮寇昏
惑不悔我邊我氓以休以助爰寧其居爰復
其賦藩落老稚斯恬斯嬉歲晏來歸春與之

期春風飄翩揚我旌旃我今于邁卭涉我郊
言秣我馬狼居胥山登高以眺閔彼彈丸天
降兇罰孤雛就羈三駕三捷封狼輿尸旣腊
梟獍旣獮豺貙大漠西北解甲棄殳振旅凱
入澤霈郊卜明禋肆赦用迓景福昔我往矣
在泮飲酒陳師鞠旅誓屈羣醜今我來思在
泮獻功有赫頌聲文軌來同采芹采藻頌輿
東魯車攻馬同亦鐫石鼓師在安民非出得
已古人有作昭示此旨緬維虞廷誕敷文德

聖如先師戰慎必克惟兵宜戢惟德乃綏億
萬斯年視此銘詞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七月庚子大學士
等遵
旨以商南多爾濟等所奏青海事宜問侍郎常
綬等回奏
上曰此事稍覺遲延方奏到日卽爲行文甚好
青海台吉亦屬失算何以先將己意洩漏但
將來使照常款待禮遣斷不敢搆釁今以朕

計之亦尚無妨朕巡幸蒙古之地頗多凡事朕皆熟悉策妄阿喇布坦人雖狡猾但由博羅塔拉至土伯特必經哈喇烏蘇等艱險之處路徑甚惡斷不能往伐何也策妄阿喇布坦素行奸惡故其附近哈薩克布魯特諸部皆相仇讐欲悉軍大舉則路既難行且無留護其妻孥者若兵單力弱斷難成事惟有奮激而行妻孥與俱幸而有濟則已無濟則有歸附土伯特之謀而已然策妄阿喇布坦奏

書之意特張虛聲欲觀青海之動靜耳亦未必果有爭戰也觀古趙充國所議五事良是應宜留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九月丁卯湖廣提督俞益謨偏沅巡撫趙申喬題報紅苗搶掠地方

上諭大學士等曰紅苗事當籌一勞永逸之計苗人固慣行搶掠而因內地人勾通煽誘者亦有之今照招撫廣東八排猺人事遣大臣

一員前往領荊州兵再酌派廣西湖南貴州
三省兵齊至苗地并力圍困令其畏懼就撫
則百姓可永免侵掠之患矣爾等與九卿會
議具奏

己巳大學士九卿等遵
旨議覆湖廣提督俞益謨等所奏紅苗一事仍
照前招撫廣東八排猺人之例派遣在
京大臣率前鋒四十人前往調遣荊州
及廣西貴州湖南三省兵酌量招撫勦

滅

上曰滿洲兵所向無敵頃廣東僅發前鋒四十名八排猺人望風投降今苗人一聞特遣禁旅必自畏而就撫若輩不如此示以利害則地方百姓何能安居尚書席爾達原任川陝總督曾管兵丁紅苗之事著席爾達同副都統圖斯海徐九如前往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月庚寅

上諭武殿試讀卷官等曰今天下太平日久曾

經戰陣大臣已少知海上用兵之法者益稀
朕甲子年南巡由江寧登舟而下至黃天蕩
江風大作衆皆危懼朕獨令衝風而行朕竚
立船頭射江豚畧不經意後又南巡乘船渡
江微覺心動去歲之行見人渡江者卽爲心
悸由此觀之皆年爲之也大約年少則血氣
强年老則血氣衰嘗問之宿將皆云年少力
壯故能登城陷險今則怯矣凡將軍提督總
兵官當年少時冒鋒鏑越險阻所在効力及

位至大僚家亦富饒而年齒漸高設一旦有事使之率兵而行欲其奮勇効命如前何可得耶

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遣護軍統領席柱等往取假達賴喇嘛及第巴妻子時諸皇子及諸大臣俱言一假達賴喇嘛取之何爲朕意以衆蒙古俱傾心皈向達賴喇嘛此雖係假達賴喇嘛而有達賴喇嘛之名衆蒙古皆服之倘

不以朝命遣人往取若爲策妄阿喇布坦迎去則西域蒙古皆向之矣故特遣席柱等前去席柱等方到其地策妄阿喇布坦果令人來迎以此觀之若非遣人前往則假達賴喇嘛必已歸策妄阿喇布坦矣至西域回子及蒙古今衰弱已極欲取之亦甚易但并其地不足以耕種得其人不足以驅使且見今伊等已俱恪守法度是以不取此等情事漢大學士及九卿等想俱未深悉爾等可將朕諭

示之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三月己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自幼時讀書之餘常習騎射因見滿洲挽硬弓者甚少常以騎射鼓舞衆人今見官員兵丁中挽十五力及十餘力弓者甚多矣且朕自幼常習畋獵身體強健中路出征時往來行走四月有餘日進一餐五更起行至晚始歇遇沙地則下馬步行殊覺耐勞至寧夏出征時往來兩月有餘並

不曾在路途中歇養馬駝自往迄還馬駝俱無倒斃舊時將軍出兵於未到西安寧夏荊州等處之先必喂養馬匹二三十日然後起行尚不能無倒斃之累由是觀之凡領兵行走欲士卒精强馬匹壯健俱視帶領之人措置何如耳且寧夏出兵之時朕帶領兵丁於六鄂爾多斯花馬池定邊等處行圍每日殺兎數千一日所獲可作兵丁幾日乾糧朕於花馬池地方一日殺兎三百一十八隻自寧

夏回時至黃河渡口因無大船朕量帶侍衛
人等乘小舟順流而下以所帶乾糧甚少每
日往山間畋獵河中網魚而食二十餘日竝
未用及乾糧至湖灘河朔渡口朕日御小舟
令新滿洲四人棹舟追射鴈鴨等物一日可
得數百隻彼時朕方年壯兼之熟習水性故
毫不介意迄今思之轉覺自懼也然領大兵
行走事必率先心能預料始可服衆令其遵
指授而行也朕於諸事閱歷已周行走已熟

深悉其可成而後行徵朕帥領有方身先士卒嗣後將軍大臣等亦難倣效蓋天下事無有過於領兵之難者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八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卽位以來辦理軍務甚多向年平定三逆取臺灣降鄂羅斯討滅噶爾丹用兵之道朕知之甚明部院諸事朕尚與諸臣商酌惟軍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籌畫前於烏闌布通擊敗噶爾丹人言彼時天晚

未獲全勦嗣後費揚古於昭莫多地方至傍晚時大敗噶爾丹殺賊竟夜以此觀之隨時遇見賊寇卽當擊殺豈可以日夕推諉而不奮擊乎朕巡行塞北至烏闌布通觀我軍排列陣勢俱甚合節但噶爾丹乃行陣積年之賊於沙岡之下排列所以我軍火器俱高未獲盡勦後費揚古遵朕指示奮力擊殺始能勦滅今海內承平邊疆無事選擇武弁但視其步射騎射才堪管轄者用之而已其於行

陣如何則無由知之也或有軀幹短小步射平常而善於行陣者必遇敵時方能知之耳凡人誠知顧惜顏面能効命者即爲勇士原任正白旗副都統塞黑尹善射且相貌魁偉善於管轄兵馬烏蘭布通之戰彼則大懼故爲受暑下馬其家人俱憤曰身爲二品大臣如此臨陣退怯歸去何顏見人耶扶之上馬塞黑尹復下馬臥於草內及回營猶戰慄不已身披甲冑蒙被達旦因此伊所管兵丁無

不恥笑內府員外郎喀青阿之父海西尼身小力微曾往福建隨征得本旗頭等功牌八次雖身體數處被傷而攻城之時猶令人用木板舁之前往以觀攻城及城既拔謂衆曰我因殘疾未獲與汝等一同効力憤恨大哭又原任巡撫楊熙亦甚瘦小醜陋當尚之信反叛時彼與海澄公之弟黃世名拜音達禮俱在廣東城內被賊圍困三人各率家人殺出重圍往赴大兵營內以此觀之人之勇怯

斷不可以相貌定也且三逆叛時李之芳會任浙閩總督伊雖不諳騎射執刀立於船首率衆突前大破敵人以立功績彼時同出征者回京俱稱李之芳之勇近征紅苗提督李芳述親冒礮銃鼓衆力戰連破數寨閆趙申喬亦甚强毅又將軍穆占孫思克等在平涼時與賊大戰孫思克之手被賊砍中馬進良曾爲孫思克標下武弁聞之曰砍我總兵之手者吾必殺之遂突入萬軍中追殺砍孫思

克手之賊馬進頁數處中傷至今尚有傷痕可謂奇勇矣今承平日久善於馬步射能管轄兵丁者尚不乏人若經歷行陣之人甚難得也野戰尚易水戰尤難蓋水戰必待迎風方出此特爲易退之計也或我兵欲出之日賊兵不出或賊兵欲出之日我兵不出彼此相遇甚難必能識水性諳水陣之人始可隨機應變調度成功也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閏五月乙卯兵部

題浙江巡撫王度昭招撫海賊陳尚義
等見解到京九十二人作何安插
上曰先經拏獲海賊俱已發遣寧古塔等處見
今陳尚義等一百餘人又來歸誠伊等俱熟
識水性海道之人將伊等歸併盛京錦州地
方著設立水師營近據山東總兵官李雄奏
請裁伊標下水師營戰船十隻卽將此所裁
數內截留數船分往錦州看守地方巡防海
洋似有裨益著滿漢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

議具奏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四月己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經歷軍務年久且曾親
統大兵出塞征討凡行兵機務靡不周知今
欲用兵兵非不敷但慮路遠運餉殊難誠能
輓輸無悞令全軍得至策妄阿喇布坦之地
朕心始慰此兵多係從前在昭莫多烏闌布
通屢經對敵之兵且人人懷報効之志若策
妄阿喇布坦來戰不論何地制勝有餘再若

由噶斯路進兵一萬赴伊里河源抵彼巢穴由哈密吐魯番進兵一萬由喀爾喀進兵一萬前至博克達額倫哈必爾漢地方如此三路進勦料必成功但其閒進止又在臨時相機而行未可預定爾等雖未身歷軍旅旣爲國家大臣於議此等要事時當詳審籌度務合機宜非可視同泛常也

乙未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軍中機務甚屬緊要前勦

噶爾丹時曾由兩路運米至翁金河乃已經
熟識之地而推河與翁金甚近又從前兩路
所運之米至回軍時尚未用完度今所用錢
糧最多不過三四百萬可以足用著戶部動
支正帑運送軍務乃係大事著遣司官二員
分往富寧安祁里德處令公同商議策妄阿
喇布坦兵已大敗而去今若三路進兵或即
行進勦或前逼近彼處遣使招降著富寧安
與將軍提督總兵官祁里德與喀爾喀汗王

台吉等各詳議具奏喀爾喀汗王台吉等若
自度兵力可以進勦固善或再助以我兵及
黑龍江索倫打虎兒兵更爲妥當再西安甘
肅巡撫處著將河東鹽課銀四五十萬兩解
往

七月甲午朔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近和托輝特公博貝奏請
招撫吳梁海及策妄阿喇布坦所屬厄魯特
杜爾伯特丹津一千戶人若伊等抗拒不服

卽行攻取臣有兵一千五百度已足用若聖
上謂應添兵則有根敦扎薩克羅卜藏所屬
翁科特兵扎薩克濟納米達兵扎薩克台吉
阿禮雅兵俱善於攻戰可以破敵將此三扎
薩克兵添給足矣著照博貝所請將三扎薩
克兵添給博貝帶領前去遣人往吳粱海處
以好言招撫若不歸順逃入樹林深密處亦
無關緊要相機行事可也至於杜爾伯特丹
津處應再探其情實或撫或勦博貝領兵前

往時若有策妄阿喇布坦兵向我喀爾喀直衝前來即著尾其後以牽制之杜爾伯特丹津與厄魯特散秩大臣車領爲弟兄可令車領遣一親信人寫給書信爾等將此事派一章京或筆帖式飛馳發往博貝處幷帶車領人同去即隨博貝兵一齊進發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辛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差往策妄阿喇布坦處之克什圖保柱幷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使

人楚陽託音及策妄阿喇布坦差至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處之使人潘提忠內等來京朕詢問策妄阿喇布坦情形皆已悉知策妄阿喇布坦乃巨猾奸詭之人甚屬無恥以朕之使臣非係使臣旨意非係諭旨是部文等語令爾諸大臣等向克什圖保柱等詳詢策妄阿喇布坦情形將克什圖保柱及楚陽託音潘提忠內等一同遣往作何遣往之處爾等會同副都統以上并九卿大臣各陳所見

詳議再傳諭漢大臣等從前但以兵糧牲口路遠難到為念今祁里德處糧米見剩有二千餘石而西路之米亦皆陸續運到兩處之米悉屬充裕無容計慮朕從前中路出兵時曾於沿途按站留米令煮粥以贍養營中困乏之步行跟役并貿易人等大有裨益今兩路進兵之站亦應照此行將軍席柱胸中毫無主見一應軍務糧餉俱將軍之責伊云我但統領兵丁運米之事與我無涉糧到我即

行等語可見席柱無將軍之才此處亦著確
議再總兵官路振聲一聞侵犯哈密即領兵
往救且聞伊愛養標下兵丁甚屬出力路振
聲著授爲參贊據策妄阿喇布坦奏懇遣使
一賢能大員等語克什圖保柱出使策妄阿
喇布坦處所已經數次今加伊等大銜即係
大員矣再凡爲使臣者果能一體同心於事
方克有濟若內有不睦互相掣肘彼此言語
矛盾一有差失則無益於事伊等有不合處

即當明言爲是再派出在京一人偕克什圖保柱前去此處亦著會議朕書諭旨時令克什圖保柱等面看繕寫伊等俱以爲宜其再明示諸大臣我兩路兵馬牲口糧米一應俱已齊備兩處軍中業已種地秋季收穫可期此番使臣知策妄阿喇布坦處確實情形即將大兵逐漸進至伊地且告以會講遣往並非進勦之兵亦無不可也

十月丁未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賦性狡詐
知我兵在巴爾庫爾阿爾泰等處防守嚴密
若探聽噶斯路兵勢單弱由噶斯路來犯侵
擾青海亦未可定不可不預爲防備朕意派
西安滿洲兵及督標兵二千名著護理西安
將軍印務總督額倫特帶往西寧預備如策
妄阿喇布坦由噶斯路來犯著西寧預備之
兵與青海左翼台吉等會合提督康泰帶領
四川之兵與右翼台吉等會合兩路協守策

妄阿喇布坦斷不敢來犯倘由嘉峪關外及
布隆吉爾等處以彼微弱之卒驚我大兵之
後亦未可定著行文富寧安令選兵一千名
預爲防備朕意以爲策妄阿喇布坦知祁里
德之兵令值冬季雨雪之時決不前進或由
公博貝之後以微弱之卒潛來驚擾亦未可
定著行文曉諭爾等速議具奏

十一月辛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綜理軍務年久經歷甚

多且曾親統大兵安定邊塞衆議欲於明歲進兵又慮路遠糧米難運其見不可爲非但大兵進勦策妄阿喇布坦勢不能當必致逃避明年著暫停進兵加意耕種將糧餵馬匹預備整齊後年再行進兵其盛京寧古塔兵丁照舊發往京城之兵著暫停止策妄阿喇布坦詞雖卑遜竟遣人盜我噶斯路兵丁之馬我兵豈可坐守著將孔格札布罕兵內揀選精騎由阿爾泰作三四路襲擊巴爾庫爾

兵內揀選作兩路襲擊此襲擊之兵遇可擊之處即行襲擊可取則取應退則退相機而行襲擊後仍回駐兵之處策妄阿喇布坦地方必然震動其餘黨或有變端以致逃亡亦未可定我兵如此一舉其道路地勢皆可悉知將此詢滿漢大臣若仍欲明歲進勦爾等將原議具奏

十二月丙午

上諭侍衛郎泰等曰爾等往諭尚書富寧安明

歲暫停進兵之故朕親加籌度復命議政大
臣等詳議已降旨於兩路出征大臣矣遣兵
襲擊之處爾等與富寧安彼處大臣及公傅
爾丹并厄魯特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等會
同詳議具奏至厄魯特等甚屬狡詐指稱投
誠或潛來侵犯亦未可定此處應加意防範
如果實心率衆來投將彼爲首之人解送來
京其餘令在克魯倫河地方遊牧交與左翼
喀爾喀扎薩克等酌量安插所遣襲擊兵丁

將擒獲賊犯釋放一二人告彼云汝輩盜竊
中國馬匹所以邊上駐扎之兵並未候旨即
行追勦前進今朝廷深憫汝輩降旨不許肆
行殺戮因此各回汛界再傳諭公博貝此處
正伊効力之所著益加勤慎厄魯特喀爾喀
公內亦有身材壯健者著將和托輝特等處
兵派出一同前往襲擊如此則策妄阿喇布
坦情形自然顯露矣然軍機事務臨期酌量
難以預揣惟在領兵大臣善為籌度耳爾等

會同定議後卽速行奏聞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丁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大兵前進宜攻取吐魯番或招撫之卽與哈密相類盡入國家版圖旣入版圖不得不善爲保護若襲擊之兵勢覺單弱或策妄阿喇布坦擁衆而來救援吐魯番或吐魯番番等更變彼時不能看守則得而復失關係甚大著軍中大臣詳加籌畫如有難處之勢仍照前議襲擊回來爲是又軍務

應相機而行若此兵襲擊能使策妄阿喇布坦軍中內亂分散來歸則竟行襲擊不必請旨將此訓旨曉諭軍中大臣

五月癸酉

上諭將軍傅爾丹等曰吳梁海之有無總無關係見今掃滅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乃屬緊要若大處不理止將吳梁海收取遷移以為緊要一經舉動之日向何處驅逐耶策妄阿喇布坦若一搖動吳梁海自俱為我有凡謀大

事之人應將小處暫置見今羅卜藏達席之
信亦尚未來也

八月壬午朔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聞策妄阿喇布坦在阿里
克地方幫助拉藏發兵六千名一事雖虛實
未知朕意料之甚屬可惡策妄阿喇布坦先
曾向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使者云拉藏
汗係嗜酒無用之人不足介意羈畱其子并
畱達賴喇嘛班禪之使不令前去今此兵或

征取拉藏收取西邊地方或幫助拉藏侵犯
青海俱未可定若係征取拉藏其兵於去年
十一月前往今已成譬我兵欲救援拉藏恐
地方遙遠策妄阿喇布坦之兵若幫助拉藏
同來侵犯青海則不可不備兵協助迎勦矣
見今巴爾庫爾有富寧安阿爾納等一應軍
務俱已諳練行兵甚易應將額倫特撤回仍
駐扎西寧協助兵丁與青海之人一同預備
爾等議奏

十月丙午

上諭九卿等曰口外有一定當行之路水草足用若不諳路徑則難於前進所以行路先須酌量形勢策妄阿喇布坦所住之處卽古陽關哈密以西卽古瓜州沙州所通之地甚廣前有以守邊之說進者勢必將邊牆之外棄去斷斷不可卽如臺灣南澳人以孤懸海外無關緊要自得其地福建廣東之賊便無容身之地所係非輕然海中之路亦有一定福

建至盛京沿海一路曾令詳細繪圖島嶼停泊皆有定所口外亦是如此彼處行路宜於冬不宜於春夏昔人用兵以爲春間口外馬瘦內地馬肥殊不知春間馬一出口肥者先壞受累不小凡人平時易出大言臨事多畏縮邊巡口外行走遇大雨大雪卽驚惶無措用兵須主意堅定若主將倉皇人心皆爲搖惑矣趙申喬前在偏沅征紅苗挺身前進新滿洲令其在後以避鳥鎗伊云卽有不測我

後人尚可得廕襲與我身在何異趙申喬並不嫻軍旅但立定主意便無畏怯從前耿逆變亂李之芳守衢州亦是身先士卒也當初西路用兵滿兵已先進綠旗兵畏死欲退將軍孫思克諭云滿兵前發並未傷損一人爾等且看滿兵若有死傷再退未遲衆始前進因成大功

十一月甲戌

上以甘肅提督師懿德議不可進兵一摺示滿

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
諭曰此事彼處督撫不奏師懿德獨奏亦是做
劉蔭樞之意且將師懿德留京用兵之事原
要機謀非拘執不通者所能辦理當中路出
兵時人云地寒馬瘦到彼處馬匹必致凍死
又包衣大力言糧餉未到難以前進朕即止
之云此中機謀非爾等所知如再妄言卽律
以軍法朕來時祭告
天地

宗廟必見噶爾丹方回又與費揚古約兩路合
兵令不前進如何先回朕親率大兵深入敵
境算在必勝也噶爾丹使人來朕營中七
日諭來使云不見噶爾丹必不輕回鼓兵前
進差人往視噶爾丹已遯去二日再差人往
視已盡棄廬帳器械遠遯矣朕乃回兵令策
妄阿喇布坦本屬小醜不足爲慮但怙惡不
悛侵陵哈密前曾以二百人敗其二千餘人
矣今因其移兵到藏道路甚遠又無接應自

去年十月起行今年七月方到過三層氷山噶斯等處實爲難行然彼旣可以到藏我兵卽可到彼處兵亦不用多二百餘人便可破之矣人奏彼處雪深八尺兵不可住今李先復係漢人自彼處運米回來氣色甚好並不見途中有病人是西邊水土可住故復議明歲三四月出兵用兵惟以安寧百姓保護地方爲先故各省督撫奏摺來俱批先固內地緊要不可聽小抄以惑人心我朝驛遞之設

最善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到荊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三藩叛逆吳三桂輕朕年少及聞驛報神速機謀深遠乃仰天歎服曰休矣未可與爭也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九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

武功八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九月己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在噶斯一路駐扎之阿齊圖等帶領兵丁一千業已進藏所剩兵一千有西安之佐領禪播等帶領駐扎柴旦木地方今屆秋時探知策零敦多布等設兵處便可發大兵進勦若謂彼兵趁冬雪之際輕兵

來至噶斯一路驚擾青海因此遽將進取西
招之兵撤回噶斯則彼且謂得計亦未可定
朕意駐扎肅州之總兵官李耀身材壯健令
閒住肅州若令李耀帶領兵丁前赴噶斯今
冬在彼防守似有裨益爾等會同確議具奏

十二月庚午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派黑龍江索倫打虎兒及
寧古塔船廠盛京六處兵共三千名令於來
年三四月閒青草發生時各帶馬匹由索岳

爾濟地方至喀爾喀河下流上克魯倫河而
去其一路行糧著先派人前往車臣汗一帶
令不會派兵之二十二處扎薩克幫助馬羊
再於達里剛愛羣內取羊撥給其盔甲器械
著於京師製造給予此所派之兵俱發往將
軍傅爾丹處再將傅爾丹向時所領之安逸
好兵三千名撥過富寧安處至於胡什圖英
柱領去之兵並未到所指之處亦無勞績將
伊等帶去之每佐領下護軍一名披甲一名

亦發往富寧安處令其効力再有不取吐魯番之兵若進吐魯番界口並烏闌烏蘇等形勢之處著設兵一枝修築城垣四遠哨探加意防守則可得一切總要信息亦可常得逃人自此直至巴爾庫爾地方沿途修築墩堡每堡設兵四五百名令其堅守而大兵仍照常駐扎巴爾庫爾如敵兵來少則即行殲滅若多則相機進勦如此則我兵永占要地可以待敵兵之自斃矣此各處邊境駐守之兵

每年不過用銀一二百萬兩將此等事爾等
公同詳議具奏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正月癸卯
上諭額駙吳爾袞等曰今年大兵既不能前進
若發兵襲擊策妄阿喇布坦則伊情形自露
著派盛京烏喇察哈爾索倫喀喇沁以及內
地喀爾喀之兵一萬自前年進兵之處往彼
襲擊出兵時厄魯特王策零旺布公多爾濟
色卜騰之人不必派往又從前曾欲令盛京

三千兵過巴爾庫爾地方今暫行停止此次
襲擊之兵令於六月間發往及秋而回設或
今年不便襲擊來年另爲籌度爾等到傅爾
丹處詳議後即差人到巴爾庫爾將軍處一
同定議具奏
九月乙未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差往西邊胡畢圖奏稱策
零敦多布等及土伯特衆喇嘛民人俱言在
西寧見有新胡必爾汗實係達賴喇嘛之胡

必爾汗天朝聖主將新胡必爾汗安置在達
賴喇嘛禪榻上座廣施法教實與衆人仰望
之意允協且土伯特處時有瘴氣厄魯特之
子孫不能滋生多生疾病有何貪戀之處惟
懇天朝聖主將法教速爲廣施觀此情形似
乎易結令將新胡必爾汗封爲達賴喇嘛給
與冊印於明年青草發時送往藏地令登達
賴喇嘛之座送往時著大臣帶滿洲兵一千
名蒙古兵一千名土番兵二千名綠旗馬兵

一千名步兵一千名前去其行糧牲口接續之處令大將軍辦理再由巴爾喀木帶四川滿洲兵一千名綠旗兵一千名土番兵酌量派往其行糧牲口接續之處令年羮堯辦理青海王貝勒貝子公等亦帶領屬下兵或一萬或五六千送往前去策零敦多布等若實爲法教自必俟達賴喇嘛登禪榻後然後前去若不行等候遁走卽爲無恥之賊此行大將軍帶領兵馬在索落木週圍水草佳處駐

扎兼照管青海家屬駐牧處四川兵二千名
出口駐扎兼照管王察罕丹津駐牧處事關
甚大將此旨傳諭大將軍處令伊等公同確
議具奏又青海王台吉等令大將軍傳集一
處曉諭唐古特國內達賴喇嘛班禪法教原
係爾祖上設立今策妄阿喇布坦無故將拉
藏殺害令寺廟喇嘛各自散去將衆鄂里格
一路截斷令達賴喇嘛之牀空虛從前爾將
此新胡必爾汗稱爲達賴喇嘛之胡必爾汗

若安置在達賴喇嘛禪榻爲法教廣施之事
我等願捨命効力業經保奏土伯特之喇嘛
民人及阿木島地方喇嘛等俱亦稱爲達賴
喇嘛之胡必爾汗皇上將此胡必爾汗特封
爲達賴喇嘛於明年大勢一同送往藏地令
登禪榻將法敎廣施放開衆鄂里格一路令
其販賣茶布此正宜効力之時爾等應各帶
兵丁與送去之大臣會同一處前去爾等之
意如何令伊等各陳己意會盟畫一具奏俟

會議完時令都統延信楚宗公策旺諾爾布
侍讀學士長壽等由固關前來京師具奏
十二月丙辰議政大臣并軍前召至大
臣九卿等公同議奏進藏一事
上曰此議尚未周詳只議西地進兵並未議及
阿爾泰巴爾庫爾兩路之兵兩路之兵會合
取吐魯番若烏魯木齊難以堵塞看守應將
兩路兵會合襲擊或各減騎進入震懾從呼
爾達拉之處襲擊則彼必畏懼自然棄此牧

放牲口之處而去再聞知西地大兵進勦并兩路兵襲擊不但驚惶無措亦且首尾不能相顧矣額駙阿寶所屬厄魯特兵五百名察哈爾兵四百名令帶往取藏柴旦木所有之兵亦令前往取藏大將軍畱駐穆魯斯烏蘇三千兵內令派兵一千前進大將軍之兵若少將京師每佐領下派出護軍二名甲兵一名於二月內起程前往西寧令新胡必爾汗奏稱各處俱有禪牀皆可安設若爲我興兵

實關係衆生此或是新胡必爾汗之意或是
青海台吉等畏懼策妄阿喇布坦密囑新胡
必爾汗具奏亦難預知倘新胡必爾汗與青
海台吉等意同此新胡必爾汗不可送往青
海台吉等若無此意必將新胡必爾汗送往
安設禪牀廣施法教令土伯特之衆誠心歸
向則策零敦多布自畏勢逃遁我師進藏定
立法教之後或留兵一二千暫行看守或久
住則土伯特之衆卽如我兵縱策妄阿喇布

坦策零敦多布發兵前來伊係勞苦之兵我
則安逸之兵卽可勦滅朕意如此事關重大
不可急迫從容周詳定議爲是今若照衆大
臣議惟行看守自西寧至四川雲南內外土
番雜居一處西藏之人皆係土番伊等俱是
一類倘藏地被策零敦多布佔據則藏兵卽
是彼之兵丁而邊疆土番豈能保全爾等暫
行看守之議不合著另行周詳定議具奏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正月壬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

太祖

太宗時滿洲兵於凡征戰之所馬匹口糧自備行走所向立功並無遲悞今官兵凡有行走之處馬匹糧餉及一切物件俱給自官帑且以爲不足而怨咨生焉此皆滿洲風習較異曩昔亦由該管官並不嚴飭之故也朕辦理軍務閱歷甚多向時攻取岳州但從陸路抵禦以致許久不克朕諭令洞庭湖備船隻以

水路遏賊貝勒察尼奏湖中風浪甚大船不能行恐有礙於兵丁請撤戰船朕諭以岳州城已被困不久卽下若將戰船兵撤回賊得由水路往來何能有得岳州之期哉於是不撤船兵嚴飭看守未幾而岳州下矣再征討雲南時滿漢官兵合計四十餘萬貝子章泰等離雲南城七十里安營一面臨湖一面抵山未令設兵湖中斷其水路賊寇米糧仍舊運行城內並無危急後趙良棟率寧夏兵至

云我等連營四布不就近速戰迨至日久米
糧不繼雖滿兵無妨營兵何以存立耶章泰
云雲南城久被圍困朝夕可下爾兵丁俱從
遠來宜休養之何可令其傷損設或營兵不
能禦敵我等勢必捐軀趙良棟不從章泰之
言自率標兵前往力戰奪取得勝橋而趙良
棟之兵亦瘁甚矣章泰又向趙良棟云爾兵
已瘁應暫撤回令總督蔡毓榮率兵看守趙
良棟云我死戰所得之地肯交與他人看守

平城內賊寇聞之始覺恐懼失措不數日而雲南下矣此亦由決於進戰乃得成功也再出征烏蘭布通時阿密達因天晚撤兵云皇上必不以撤兵故遂殺我等將兵撤退索額圖明珠選勇士數百人埋伏勇士云挑選我輩原擬或戰或追詎意止令看守衆俱忿怨後中路出兵時令大臣官員等會議進兵之處衆皆謂不可獨朕與費揚古以兵爲可進決意進兵及至科拖地方衆皆不欲前發大

臣等勸朕撤兵朕諭以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親統兵前來不見賊踪如何驟行撤去不
允所請將兵前進噶爾丹聞我兵威甚是驚
懼鼠竄而去朕選兵令馬思喀爲將軍尾追
噶爾丹又遇西路兵攻擊大敗之朕將中路
初次運到之米遣明珠速送至費揚古軍前
二次米亦卽令續送三次米內朕但畱十八

日口糧餘俱送西路軍前是以西路兵丁未至饑饉得保全而回彼時若輕信大臣等言中道撤兵則兩路兵丁安得立功奏凱耶今觀領兵大臣官員等祗為保身之計不以國事為重內存私意爭論不和又向兵丁等沽名市恩多取口糧及不能馱載至於抛棄全無珍惜之意如此居心行事可乎朕之滿洲兵俱極精練全在領兵者將國家之事專心辦理不圖安逸賞罰嚴明則斷無錯悞進兵

西藏時色楞不候衆人獨自前往額倫特爲
國家奮不顧身雖至失機豈可論伊等進兵
太速乎今策旺諾爾布係差往策應之兵而
遲延不前雖伊所統兵丁善全而歸伊屬下
之兵固然感念於國事有何裨益惟進征西
路身亡兵丁朕甚爲憐憫當分别加恩至大
臣官員等在部院衙門亦能清廉自守若行
軍大事又非僅清廉自守者能勝任也朕年
少時每於講武練兵等事違命者必置之法

內外大小悉知儆惕由此觀之訓練之事不可疎忽也茲衆喀爾喀及青海等俱服朕之風化其策妄阿喇布坦之人霸占藏地毀其寺廟散其番僧青海台吉理應棄命忘身奮勇致討乃伊等口稱維持黃教却無實心効力之人策零敦多布領兵在藏以我兵隔遠不能往救策零敦多布步行一年有餘忍饑帶餒尚能到藏我兵顧不能至乎今滿漢大臣咸謂不必進兵朕意此時不進兵安藏賊

寇無所忌憚或煽惑沿途番部等將作何處
置耶故特諭爾等安藏大兵决宜前進
十月乙卯撫遠大將軍允禵疏報平逆
將軍延信等率領大兵於八月十五日
駐扎卜克河地方是夜策零敦多布等
率衆來犯擊敗之奪其馬匹器械十九
日自卜克河起程二十日駐扎齊嫩郭
兒地方三更時有賊兵二千餘人來襲
我師我師嚴整備禦賊衆久持不能抵

敵遂奔北二十一日自齊嫩郭兒起程二十二日駐扎綽馬喇地方是夜五更又有賊兵千餘刼營因營中四面哨兵鎗礮矢石齊發賊兵被傷身死者甚多餘賊皆望風而遁延信等隨率領滿漢官兵於九月初八日自達穆地方起程送新封達賴喇嘛進藏其從前達賴喇嘛博克達不便留住藏地應發回京師

上諭曰前遣大兵進藏議政大臣及九卿等俱

稱藏地遙遠路途險惡且有瘴氣不能遽至
宜固守邊疆朕以準噶爾人等見今佔取藏
地騷擾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魯番之人
皆近雲南四川一帶邊境居住若將吐魯番
侵取又鼓動土伯特唐古特人衆侵犯青海
彼時既難於應援亦且不能取藏朕決意獨
斷著靖逆將軍富寧安振武將軍傅爾丹征
西將軍祁里德管領兩路官兵前往策妄阿
喇布坦邊境驚擾襲擊又遣定西將軍噶爾

弼領雲南四川滿漢官兵由拉里前進平逆將軍延信領西路官兵由青海前進又遣大將軍總領大兵駐扎穆魯斯烏蘇調遣官兵辦理糧餉伊等俱各加奮勵兩路襲擊之兵至策妄阿喇布坦邊境屢次大勝勦殺賊兵擒獲人畜招撫數千準噶爾人衆茲覽大將軍奏延信等三次將策零敦多布殺敗賊兵逃竄殊屬可嘉在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俱著從優議敘

康熙六十年辛丑六月癸巳
上發硃筆諭旨命福建總督滿保傳
諭臺灣百姓曰據督臣滿保等所奏并伊等進摺家人所言臺灣百姓似有變動又奏稱滿保於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等語朕思爾等俱係內地之民非同賊寇或為饑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員刻剝遂致一二匪類倡誘眾人殺害官兵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強抗其實與眾何涉今若遽行征勦朕心大有不忍故

諭總督滿保令其暫停進兵爾等若卽就撫自原諒爾等之罪倘執迷不悟則遣大兵圍勦俱成灰燼矣臺灣只一海島四面貨物俱不能到本地所產不敷所用祇賴閩省錢糧養贍耳前海賊占據六十餘年猶且勦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亦何能爲耶諭旨到時卽將困迫情由訴明改惡歸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爾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意謂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

行擄掠原其致此之罪俱在不肖官員爾等俱係朕歷年豢養良民朕不忍勦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前往圍勦爾等安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毋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諭

乙卯議政大臣等以將軍富寧安報稱吐魯番回人托克托麻穆忒等歸順一摺請

旨

上諭曰據富寧安奏稱策妄阿喇布坦將吐魯番回人托克托麻穆忒等遷往哈喇沙爾地方中途逃回在魯克齊木地方駐扎等語見今歸順之回人與準噶爾之人爭鬭將準噶爾之人殺害取甲來獻觀此情形策妄阿喇布坦似畧無報復之意或伊同黨內有不睦亦未可定此機不可遺失朕意策妄阿喇布坦將伊等不能遷往哈喇沙爾又不能護衞準噶爾之人足見萬不能敵我兵今收復吐

魯番若不看守則策妄阿喇布坦處歸順之人以及來使逃人有回人居中倘行殺掠此路必致阻隔爾等速議行文富寧安派綠旗兵一千名察哈爾厄魯特蒙古回兵一千名前赴吐魯番收納歸降回人照看駐扎將歸順之人及來使逃人往內解送之處牢設哨汛令回人歸降於我與厄魯特世成讐敵卽係我民其巴爾庫爾相距吐魯番止六百里爲途不遠如果策妄阿喇布坦率衆侵擾我

兵前去援救不遲著富寧安預行轉飭回人等於我軍尚未抵境之時若有策妄阿喇布坦之處來使逃人萬勿隱匿侵犯即行解送

著議奏

九月戊戌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上年策妄阿喇布坦將伊邊界之人收去又將吐魯番回人移往哈喇沙爾其阿爾泰烏魯木齊等處無一哨汎因其寂然以處遂有策妄阿喇布坦身死之信

然不可據以爲實也將軍祁里德奏策妄阿
喇布坦若果身死則機不可失請預備進兵
爾等行文大將軍及靖逆將軍富寧安等宜
照原議今歲將吐魯番堅守爲要又阿爾泰
吐魯番一帶汛地均宜加意防守冬令雪降
草枯之際不可貪功輕進且將兵丁馬匹一
應什物整齊備辦以俟來年大舉征勦此旨
著即行抄錄傳諭軍前大臣等知之
丁巳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及土伯

特酋長等奏西藏平定請於招地建立
豐碑以紀盛烈昭垂萬世
御製碑文曰昔者
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
喇嘛顧實汗謂東土有
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讐敵之國
閱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
爲施主頗極安寧後達賴喇嘛之殁第巴隱
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滅之復

興其法因而允從拉藏青海羣衆公同之請中間策妄阿喇布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並廢第五輩達賴之塔辱蟣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爲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土伯特國朕以其所爲非法爰命皇子爲大將軍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烟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殺賊皆喪膽遠遁一矢不發平定西

藏振興法教賜令胡必爾汗冊印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土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瘴癘險遠之區曾未半載輒建殊勳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土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畧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興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木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

製碑文鐫勒招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
羣衆勤請不已爰紀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
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
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
衆興教云爾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正月庚子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之兵屢被
我師擊敗死傷頗多策零敦多布等賊衆亦
大半死亡棄藏竄走仍回伊里地方固守三

嶺若我滿洲兵至則舍命交戰勢有不敵又思逃避他所希圖存活此等情形瞭然可睹朕數日來細加尋繹伊里山谿險隘我朝大兵雖欲今年進勦倘爲三嶺阻隔遲延時日或策妄阿喇布坦戰敗帶領妻孥逃往則我師應否追勦不可不詳加定議今策妄阿喇布坦之使倆悉已深知策妄阿喇布坦亦稔知天朝兵威所加勢必不能自存但此時遽遣使向策妄阿喇布坦處招撫彼不知我寬

仁之意反以爲不能取彼復生他心亦未可
定爾等可議寫發往策妄阿喇布坦之書著
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選派好喇嘛爲使作
速差往其差往之人過阿濟嶺由吐魯番一
路前往不久可到彼處信息情形亦即得聞
知如胡土克圖之使者善爲曉諭策妄阿喇
布坦畏懼天討將拉藏妻子家屬幷從前被
擄之人送來請罪誠心投順永不敢侵犯邊
隅如此可另行商酌倘策妄阿喇布坦已死

或伊處內變生亂除向天朝投奔外彼將焉往則我兵進發亦不可緩即一面進兵一面差使亦無耽擱之處今各路兵丁或向伊里前進或於吐魯番固守漸進烏魯木齊等處駐扎營寨相機而行或幾路前往襲擊以及大兵糧餉作何運到之處著議政大臣軍前調回將軍大臣會同核議妥確具奏

二月己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今年大兵前進駐扎烏魯

木齊地方爾等僉慮米糧不能接濟或致遲
悞彼時撤兵不可駐兵不可似有煩難之處
朕亦慮及但我兵預備數載去年曾議進兵
而竟不果今年若再駐扎不進則策妄阿喇
布坦得以休息一年從此或生他志不如乘
此預備之兵仍照從前令阿爾泰巴爾庫爾
兩路兵丁照常襲擊前進至烏魯木齊地方
兩兵會合如策妄阿喇布坦果有兵來正可
勦滅若畏懼不敢前來即將我兵收回各往

本處駐扎如此每年襲擊驚擾賊衆彼或生內變亦未可定爾等會同酌議具奏

九月乙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從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圍勞苦軍士條奏者不知國家承平雖久豈可遽忘武備前噶爾丹攻破喀爾喀幷侵擾我內地扎薩克至烏闌布通朕親統大兵征勦噶爾丹敗走後又侵犯克魯倫朕統兵三路並進至昭莫多勦滅之今策妄阿喇布

坦無端侵犯哈密地方朕徵發阿爾泰及巴
爾庫爾兩路兵進勦策妄阿喇布坦聞之心
膽俱碎乃遣策零敦多布等潛往西藏刼掠
毀壞寺廟土伯特地方已被殘蠹朕又遣大
兵前往擊敗策零敦多布等復取西藏救土
伯特於水火之中我兵直抵西藏立功絕域
此皆因朕平時不忘武備勤於訓練之所致
也若聽信從前條奏之言憚於勞苦不加訓
練又何能遠至萬里之外而滅賊立功乎爾

等諸臣咸宜知之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二十

